

感悟散文佳作

318 莊智傑 生命不能重來

爸爸，請您務必把我擺在最前線指揮作戰。我知道您有所顧忌，但，我也有我的想法。

剛滿十四歲的我，早已蓄勢待發，要有一番作為了。也許您害怕我經驗不足，年少輕狂；但是我所做的準備絕對不會比那些精銳部隊少。在十四歲以前，我早就下定決心要立下汗馬功勞。您的顧慮是為了我的將來，然而我的將來竟成為您的顧慮，這是非常可恥的。時間一直不斷地走，我也因它的流動而變得成熟許多。不要因為我十四歲就極力保護我——恐怕我的衝動就能嚇破敵人的膽，輕易取下對方將領的首級——用年齡來判斷能力，對我來說，顯然不公平。

生命不能重來，同樣地，我的十四歲也不能重來。我想要憑藉著我的能力，第一次參戰就立下大功，這樣做不只讓您高興，也能讓我在往後戰場中更有勇氣。我如此有野心的想法或許會被譏諷只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，但我不怕別人取笑，我會用實力證明一切——真正的能力，並非取決於年紀大小，而是奮勇殺敵時的勇氣，那並非魯莽，而是萬事俱備的堅毅熱血。

一舉成名，是我的志向之一。我想變得像您一樣擁有過人的領導能力，但是在嶄露頭角之前，又有誰能知道我的強大呢？打一場戰是必然的，若在年少時期便親自領兵奪得勝利，更可以使將領們各個敬畏三分。如果在年長之後才立大功，豈能讓世人知道我的不凡？而且那時的我，一定會在轉眼間被其他更有胸襟的年輕將領取而代之啊！

我知道您是擔心我的安危才會猶豫不決，但總有一天我會獨立，就像脫了線的風箏一樣，自由自在地翱翔。與其一直保護我，不如讓我早點接受考驗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我也能變得跟您一樣偉大！

313 阮瑄賀 霧起霧散之際

坐在教室裡一個不起眼的靠牆角落，我望著窗外，緊緊的盯著那棵一成不變的樹，希望它可以在我面前跳舞或是突然從我面前爆炸開來，好讓我的生活多一點值得注意的火花，但是它什麼都沒做，於是我又陷入了自己的思緒，直到窗戶的玻璃倒影映入我乾澀的眼睛，上課了，老師拋頭顱、灑熱血的授課聲又把我拉回現實；下課了，身在陌生的教室裡，周遭似乎是和我有關係的陌生同班同學面孔，我就像那棵樹，面無表情；放學了，我該等誰？

回想起高二剛分組而和高一生活漸行漸遠的那幾個月，我剛分手，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也因為陪伴新戀情、和新環境裡的朋友社交，暫時生疏了，滿是負面情緒的我不怎麼有心力敞開心胸去認識新同學，好幾次都想吊死在和我作對的那棵樹上，隨著翹課的次數增加，憂鬱程度也增加了，我試著找回以前快樂的自己，做以前常做的事，我站在球場上，盼望球能打散回憶，但站在球場上的人依舊不

是自己認識的我，是不斷分心、放空害隊友失分的人，不解的表情和一句「你在做什麼？」將我丟入失落沙洲。我甚至請媽媽幫我去藥局買百解憂，家人才意識到我狀況的嚴重性，相當於心靈導師的姊姊一直都有注意到我的變化，不時的和我聊聊面對憂鬱，但身陷漩渦的人，不自己跳出漩渦，旁邊的人如何點醒都沒有用，不過時間是悲傷的療藥，也許家人的鼓勵也潛移默化的影響我，我開始和班上一、兩個同學交朋友，才發現升高二大家也普遍沒有高一快樂，青春期的憂鬱是必然的，只是看個人怎麼去敞開不必要的結，人一定會長大，也要學著忍受痛苦，許多事情是山不轉，路轉，路不轉，人轉，諸多問題是沒有解答的，只能學會放下困惑。

經歷了一年的成長，也可以說是因時間淡化了悲傷，讓我如撥雲見日般的找回自己，生活也步入正軌，朝著想去的大學邁進，逃避、自殺不能解決事情，只是需要時間來強健心靈。下次憂鬱來臨時，從容的給它一抹微笑，驀然回首，還是有在乎我在身後扶我一把站起身忘卻所有的失去，而窗外的那棵樹，似乎也順眼多了。

302 徐譚馨 霧起霧散之際

現在想起人生中的那段歷程，就有時光飛逝之感，不知不覺高中三年級了，遙想國中會考、羽球招生，好像很遙遠但又如彈指般地過了。

現在離學測只剩七十幾天，不禁回想起當初：剛考完會考拿到成績，羽球招生已經落榜，會考是扳回一城的最後手段，可惜，我依舊失敗了。雖然一開始就不抱期望，但看到成績時卻仍舊失落，這樣的結果說是恭維也不算，我突然發現自己可以說一無所有。雖然這樣說可能誇張，但絕對不假，我讓父母失望，教練已連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加上國中為了練球，還轉過一次學，在班上幾乎沒有能稱之為朋友的存在。也許這些很難稱得上人生的全部，但對我已然是四面楚歌，這樣的我不禁對未來感到迷茫。打了十多年羽球，竟然沒考上，讀書不上不下、沒人脈沒朋友、不善交際講話又含糊不清，已連失敗都稱不上，究竟要隨波逐流上高中，還是直接出去工作？對未來的迷惑打擊著我，讓我連思考都想放棄，被動地躲在名為二次元的世界裡，為自己感到哀傷。

說到底本來就奇怪嘛，為什麼非得聽從於這個社會、這個體制？說到底讀書究竟有什麼用？課本、老師都在說古人讀書不為功名利祿的節操，但現在人讀書哪個不是為了名與利？沒有動漫世界的熱忱，只為別人說好而好地活著，猶如朝生暮死地蚍蜉班活著，嘲笑這個世界的同時也嘲笑連為了名利而前進都做不到的自己，我連他們都比不上啊！恨啊！我恨啊！想到這鼻頭已酸，但就是不想哭，是裝出來的堅強嗎？不，應該是哭了也只會受到輕視和嘲笑吧！這樣的自覺讓眼淚都變得奢侈。

憧憬的動漫裡有目標有熱忱的主角，能以絕對的自信傲視一切地從容，我想成為那樣的人。我已懶得思考，對未來也好，世界也好，我只想走在我的，一個人的道路上，目標什麼的依舊沒有，但我會找到的——以自己的意志，不論是迷

茫還是阻礙，都由我來粉碎！

317 林啟瓏 成熟

假設我將你安排於前線隊伍中，但你竟然戰死於沙場，這是否有顏面去你身旁的同胞與充斥冀望在你的我呢？而我將你安排於後衛隊伍中，必然有我個人對你的暗示，你感覺到我的用心嗎？

這場戰爭在當下是十分重要且不容許發生任何突發狀況的。一旦前線部隊被敵方擊潰，這戰況將透徹我方中線——不，全軍的士氣。假若敵人掌握我方的低落·劈開戰事中的缺角……這一切，你能背負著戰敗的風險嗎？況且戰場上任何一切狀態都難以預見，你刺殺一個中年武士後，下一個武士便會接續在血泊上無盡的戰鬥，這些人個個都比你更加有經驗於廝殺。我不想讓你的頭被其他武士提著，更不願將你葬於千人塚中，所以我無法讓你上前線作戰。不過，還有一個理由出自我心中並未解釋，但它才是真正不願讓你佇立在先鋒隊的理由。

你剛滿十四歲了啊！實為可以上戰場鳴鼓殺敵的年紀，而我卻早已步入壯年，時日將被我而去，正是時日不多，我才要訓練你。為什麼不讓你在先鋒部隊陷陣呢？為什麼我不可能讓你去享受夢想實現？為什麼？你已長大了，應該自己思辨著我——成年人，每個舉動都隱示、明示著某項源頭與考量。現在你該成熟了，如果現在不學習如何去看透成年人的所有細微行動，我寧願你被拋置於流血中逕自腐化，才不要不斷憂愁著你的未來出路。確實，你十四歲了，正是該為自己、家人甚至身旁的所有人有所成長的時候，早非小孩頑固地要求去實現那自視的微小願望。

現在，再次假設你有權利去選擇該棲身於那個隊伍中，你是要選擇自己所認為的先鋒隊伍，抑或是能為你的十四歲達到真正改變的後衛隊伍呢？戰死於沙場上是童真短促的夏蟲，生活於頂點上是永恆展翼高翔的鵬鳥。你能感受到自己的成熟嗎？